



目
录_目

C O N T E N T S

第三卷 大秦卷

- 第一章 厮杀/391
- 第二章 信任/408
- 第三章 生死/438
- 第四章 携手/460
- 第五章 大秦/476
- 第六章 秦都/494
- 第七章 暗涌/519
- 第八章 恶疾/556
- 第九章 反击/575
- 第十章 国宴/593
- 第十一章 风云/605
- 第十二章 大婚/627
- 第十三章 动乱/650
- 第十四章 隐退/699
- 第十五章 长生/734

西林辰眸子漆黑，沉声问道：“那你呢，为什么要离开南楚，你不是楚离的女人吗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青夏眉梢微微上挑，淡淡地看了他一眼，缓缓一笑，“那是我的事。”

说是驿站，其实更像是一家客栈，只是年久失修，再加上遇到这样一种天气，驿站里更是没有一个旅人。青夏坐在二楼的围栏上，靠着一根柱子，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穿着破军装在下面擦拭门板，他是这里的大兵之一，是个哑巴，平日里负责打扫，也能做一些吃食果腹，青夏便将他放了出来。

这里本来也是一条官道，早年商旅不绝，贸易繁华，是以建了这么一个供人休息打尖的客栈。这里本是私营的，客栈内有二十多间房，两层楼高，建造得倒也气派。但是后来大秦分崩离析，四国之间又偶有战乱，秦国收缩边境，竟将这家客栈抛到了国境之外，客栈老板拖家带口地离开了，这家客栈也就荒废了下来。但毕竟是在边境线上，所以秦国还是派了几个士兵把守，为过往的大秦军人提供马匹。只是这几年来秦楚一直无战事，边境太平，这里就越发荒废了。

当日她离开南楚军营，一路往北，遇到大风雪住进了这家驿站。不想那驿丞见她孤身一名女子，又颇有姿色，便起了淫邪之心。青夏将其制伏之后，竟在地窖里找到了西林家的最后一根独苗。这小子一路逃亡，也住进了这里，被那驿丞抢去了身上仅有的一点儿盘缠，并关了起来。这本是官办的歇脚之所，没想到竟成了一家黑店。

算起来这驿站也有百年的历史了，屋子年久失修，有些漏风，好在炭火充足，倒也暖和。

青夏靠在那儿，仰着头，看着黑漆漆的穹顶，微微有些失神。

任何难过，都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成为过去，只要你的心胸足够宽广。

了她，温暖的，有着好闻的药香，那是清淡的、宁静的、熟悉的川贝香气。

她想，她一定是发了神经，不然怎么会有这样不切实际的幻想？又或者，她已经死了，现在不过是陷入一场死去之后的美梦。

“秦之炎？”她仰着头，又看到了细长的眼、清俊的脸，瘦削修长的指骨，握紧了她的肩。

“呵……”她静静一笑，苦涩难当，眼眶不知为何就热了起来，眼泪那么不值钱，顺着肮脏的眼角滑落到他的手里。

“为什么又是你来救我呢？”她怅然一笑，坠入无边的黑暗之中。

青夏想，若是在那一刻出现在她面前的人是楚离，若是他能温柔地抱住她，对她说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，他会相信她，保护她，一辈子爱护她，那么或许、可能，她就会原谅他了。

原谅那个跟她说要给她一个家的他，原谅那个跟她说要信任一次的他，原谅那个和她打架、与她拌嘴、狂妄自大的他。

然而终究那个他是不会在这种时候出现的，这种时候出现的总是秦之炎，从来都是秦之炎。

“醒了吗？”

低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很近，又好像那么遥远。就像是天边的云，遥遥地飘在那里，远远的，带着温暖的气息。

秦之炎站在床榻前，用冰凉的手去探试她额上的温度，狭长的丹凤眼微微地半眯，目光沉静如水，犹如幽深的古井，泛着寂静的波纹。

“饿不饿？”

青夏摇了摇头，不料牵动了伤口，微微皱起眉头。

“别乱动，不饿也得吃一点儿。”

他端过一碗粥来，香气扑鼻。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他将青夏半抱起来，用软垫垫在她身后的床头上，让她可以舒服地靠坐在上面。

做完了这一切，秦之炎端起了脸盆，站起身来说道：“别说太多话，累了就休息。”然后就转身走了出去。

青夏的目光一直追随着他的身影，直到他走出去，被帘子挡住，再也看不见为止。

青夏之前的伤势也只是失血过多，重伤脱力。秦之炎的贴身大夫果然神奇，一服汤药下去，青夏就感觉身体已经好了大半，除了身上的外伤还没痊愈，已经没有什么大碍。

帘子呼啦一声，秦之炎又走了进来，手上端着一个方形的托盘，直走到青夏的床边，才坐了下来。浓浓的药香扑面而来，但却不是他身上的川贝香味，而是一种陌生的药香，很浓很好闻，青夏嗅着，仔细地闻了两下。

秦之炎优雅一笑，掀开盖子，只见上面放着几个陶瓷的小瓶子，托盘分上中下三层。从侧面可以看到，下层摆放着很多红红的炭火，中层是咕嘟咕嘟冒泡的沸水，瓷瓶放在上面，幽幽地往外散发出一股股青色的烟雾。

“这是定神香，可以帮助你入睡的。”秦之炎笑着将托盘放在一旁的小几上，坐在青夏的床榻前，很自然地伸出手来，探试青夏的额头温度。青夏只觉得秦之炎的手掌冰凉，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。

秦之炎连忙收回手来，扯过一旁一个暖手炉，捧在手里，说道：“外面很冷，我倒是忘了，你快躺下，被子里暖和一点儿，我去叫人添些炭火。”

秦之炎正要站起身来出去，青夏一把抓住了他的衣袖，秦之炎回过头来，正好对上青夏的眼睛。

“秦之炎，谢谢你。”

秦之炎看着青夏认真的表情，微微笑着摇了摇头，轻声说道：“你不用跟我说这些。”

“不，”青夏固执地摇了摇头，仰着头，认真地说道，“每次在我最惨的

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驰骋沙场的血衣战将。他听到声音抬起头来，看到青夏一身雪白狐裘站在门口，一副笑吟吟的样子，遂温和地牵起嘴角，说道：“外面冷，快进来。”

青夏放下帘子，走了进去，见秦之炎小几上放着一个空碗，知道他乖乖地吃了自己煮的川贝雪梨莲子汤，开心地问道：“你在写什么？”

青夏端起小几上的茶杯，也不管是秦之炎刚刚用过的，就喝了一口。

“这是北疆送来的雪莲茶，有润肺养颜的功效，你多喝一点儿。”

青夏漫不经心地说道：“我不懂茶，向来都是牛饮。不过这茶的确不错，你润肺，我养颜，各取所需。”

秦之炎一笑，也不说话。青夏随意捡起几上的书卷看了起来，只见一沓一沓的都是军旅文书，也有鲁阳来的朝政公文，青夏无意探知秦国军务，只略略地看了两眼，就推到一边，捡起案上的一本山川地理图志随意翻了起来。

“秦之炎，”青夏一边吃着小几上的糕点，一边含糊地说道，“李先生说，你应该多注意休息，少操劳，这样才能把身子调理好。”

秦之炎道：“嗯，先生说得对，我会注意的。”

“那就不要坐在这儿了，去后帐休息一下吧。”

秦之炎缓缓摇了摇头，“不行，都是很重要的公文。”

青夏无奈道：“那你先忙着，我出去了。”

青夏走出营帐，还没走几步，一旁的帐篷呼啦一声，一名一身灰色长裘的女子就从里面走了出来，差点儿撞在青夏的身上。她看到青夏也是一愣，顿住脚步拧起眉头，沉声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炎字营中怎么会有女人？”

对方的敌意几乎是毫不掩饰的，青夏眉梢微微一挑，原本挂在脸上的笑容也渐渐隐去，语调清淡地说道：“你不是女人吗？”

灰衣女子面色雪白，眼窝深陷，轮廓很深，看起来不像是汉人，倒像是胡人的女子。听了青夏的话，灰衣女子动也不动地站在原地，冷冷地望

腔在剧烈地起伏着，手臂微微有些发麻。

青夏静静地蹲在暗影里，等待着体力的恢复，外围都有那样严密的防守，这里面更是可想而知，她决定按兵不动，先观察清楚，再确定下一步的行动。

尖头朝外的护栏之内，是一片皑皑的积雪，整个大营每隔五步，就是一个巨大的火把，每隔二十步，就是一处明亮的军灯，林木都已经被砍伐干净，一览无余，岗哨齐备，戒备森严，灯火通明。正对着旗杆一百步的正东方向，是一片雪白的大营，看起来全都一样，没有什么特别的装饰，排列也不是众星捧月式，还到哪里去找那两人的踪影？

青夏知道，她还是有些鲁莽的，可是心里总是有个声音在不断叫嚣，她渴望知道，她希望知道，她也必须知道！

她想知道当日的那些人到底是不是楚离派出来的，她想知道他此刻屯兵于此的目的，她想知道他到底想怎么样，是不是真的想杀了她！

她想知道，迫切地需要得到这个答案，这种愿望太过于强烈，她克制不住自己。

大营内一片安静，可是她却知道隐藏在这样的安静之下的，却是无比森严的防守。

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眼力，青夏能大致估算出那些岗哨布置的位置。可是那些夜间巡逻的流动岗哨基本都是两三人一组，青夏在组织的时候就设定是毫无规律可循，天知道他们会突然从哪个角落冒出来，此地不宜久留，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，定会被那些警觉的军人立刻发现。

青夏不再多想，果决地半弓起腰，四下看了一眼，突然右腿蹬地，猛地飞奔了起来。

风声呼啸，没有什么出奇制胜的方法，只能凭借速度和身手来以最大的能力躲开敌人的眼睛。对于这些战士，她表现出了应有的尊重，一切都按照特种兵夜间行动准则来进行，转眼间，青夏的一身黑衣就已经和黑夜

在其中，无处可逃。

他一步一步踉跄地向前走去，脚步微晃，身旁是惊慌失措的一众南楚臣子，胸口的血液一滴一滴洒在每一步路途上。回忆像是一把巨斧，一下一下砍断了他和她之间的全部联系，那些携手的岁月、相拥的夜晚、并肩战斗的画面，在他的心底轰然倒塌，就像是一片片燃烧的草原，呼啸着吞噬了一切重生的希望。

直到这一刻，他才绝望地意识到，原来他已经这样深深地爱上了她，那些绝望而求不得的爱情，日日夜夜吞噬着他的血肉，像是一只只嗜血的虫子，在他的血液里叫嚣，将尖锐的牙齿深入他的骨髓，一点一点钻到心里去。原来在很久很久以前，甚至是在兰亭大殿的初次相遇，他就已经意识到这个女人不是那个害羞腼腆的孩子，不是那个他自觉愧对、无颜直视的女子。她是自信的、冷静的、充满生命力的。所以跟她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才可以确定自己也是活着的，是有血有肉的，而不是在黑暗里独自爬行，像匍匐的狗那般苟活着。

他爱得那么深那么沉，连他自己都被自己蒙蔽了，他固执地不去仔细探查她身上的问题，仿佛不去看，一切就会那样完好无损地继续下去。他一直在自欺欺人，终于还是等到了这一日，伤口被人一把撕开，连血带肉，痛彻骨髓。

你知道吗？我是真的想，把那个懦弱的自己，活活掐死！

活活掐死！

活活掐死!!!

寂寞的背脊终究停在那里，面前是全神戒备着的南楚黑衣卫，原本的袍泽之情也被眼前这样肃杀的局面给深深抹杀了，所有的刀锋利箭都狠狠对上了青夏娇小的身体，只待楚离一个手势，就会射出万千锋芒，将瘦弱的女子片片凌迟。可是那个沉默的男人却仍旧沉默着，他背对着青夏，想要再开口说什么，然而终于还是咽了下去，拖着沉重的步子，一点一点地

了起来。

猛烈的震动，使身上的束缚顿时放松，青夏趁机巧妙地从捆绑中挣脱出来，稳稳地站在地上。她刚一脱离木桩，秦之炎的身体便像倾倒的大厦一般猛地倒了下去。

“秦之炎！”青夏一把抱住秦之炎的身体，泪水滂沱而下，声音破碎绝望，充满了痛彻心扉的恐惧！

秦之炎面孔惨白，身体比天山上的积雪还要冰冷，可是他仍努力睁开眼睛，微弱地看着青夏的泪眼，缓缓咧开嘴角，轻轻地笑了起来。他伸出颤抖的手指，擦拭青夏眼角的泪水，声音沙哑，却仍是那么温柔，微笑着说道：“我没事。”

话音刚落，一口鲜血猛然喷出，洒遍青夏洁白的手腕。

天地间所有的光芒在一瞬间沦陷，巨大的刺痛在心里挣脱，她猛地抬起头来，梦魇般盯着对面的黑甲男子，声音尖锐，带着冷冽的寒芒，一字一顿恨声说道：“我不会原谅你的！”

“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的！”

漫天的风雪轰然卷起，大地苍茫一片，楚离冷笑一声，嘴角讥诮牵起，突然猛地扬起手中的长枪，斜指着青夏和秦之炎，寒声说道：“我用不着任何人原谅！”

叮的一声锐响，青夏一把抽出秦之炎的长枪，两柄闪动着银芒的长枪猛然交击在一处，像是黑夜里的两条长龙，有着欲噬人的光泽。

就在这时，隆隆声又猛然响起，两人齐齐一愣，然而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青夏脚下的雪原陡然崩塌，来势之迅猛让身手矫捷的女子也来不及做出任何应对，就顺着地壑直直掉落下去。

“青夏！”楚离大叫一声，可是隔着巨大的沟壑，根本就来不及伸出手去。

电光石火之间，原本奄奄一息的男人突然伸出苍白的手，紧紧地拉住

天地间一片死寂，入目是一片苍茫的雪白，脚上的刺痛突然尖锐地传了过来，脸色苍白的女子费力地睁开双眼，短暂的眩晕之后，就看到一只通体雪白的动物，正张开鲜血淋漓的口，狠狠地咬在她的脚踝上！

身体抢在思维之前做出了反应，她猛地摸出腰间的柳叶飞刀，凌厉地射向那只洁白的小兽。

嗷的一声惨叫，飞刀狠狠插进小兽的腹部，雪白的类似于小狗的动物顿时倒下，呜咽了两声，似乎在奇怪这个原本已经死去的人，为什么会突然动起来？可是毕竟有了畏惧，小兽绕着青夏转了两圈，示威地哼了两声，像是做出了什么决定，突然尖鸣一声，就向远方跑去！

青夏颓然地叹了口气，想来在这样冰冷的环境里自己已经冻伤，不然方才那一刀绝对足以取了那小兽的性命。这种野兽向来狡猾，若是让它们逃脱再回来报仇，自己就真的大难临头了。不过若不是它不知死活地上来咬自己，自己可能就要在这茫茫的雪原里无知无觉地冻死了吧。

青夏自我安慰地想着，迟缓地站起身子，打量起这个地方来。

想来是两军的交战，尤其是投石机的使用，引发了大地的崩塌。

白鹿原这块地方，由于地理结构特殊，形成了常年的冻土地表，相当脆弱。所以，在遭到大规模的重击之后，雪原开裂，带动冻土的地层瓦解，就裂开了这样巨大的口子，将她吞没其中。说起来，还真是百年不遇的倒霉。

不知道落了有多深，仰头望上去，只有一条灰白的影子，根本看不到天空；四下里全是白茫茫的大雪，在上面时看到的那条地壑不过是两三米的宽度，可是下面却很宽阔，足足有三四十米，两侧极为狭长，且七拐八弯，一眼望不到边际。

想来自己落下来的时候，沟壑两旁的积雪一定一同崩塌了，自己这才幸免于难，没有被摔死。她四下张望了一圈，只见一道长长的痕迹横在雪

地上，遥遥地指向一片狼藉凌乱的雪堆。青夏顿时醒悟，看来自己是被大雪掩埋了，那只白色的小兽应该是闻到了自己的味道，才将自己从雪堆里拽了出来，费了好大的劲儿，刚想要大吃一顿的时候，却把自己咬醒了，还挨了一刀，真是有够倒霉的。

那小东西看起来不过小狗一般大小，没想到竟然有那么大的力气。

青夏突然有些后悔刺了它一刀了，怎么说，它也算是自己的救命恩人。

想到这里，青夏突然一愣，瞬间感觉好像有一根刺狠狠地插进脑袋里，她的面色顿时变得煞白，记得当时楚离是跟自己一起掉下来的，那么现在，他在哪里？

青夏顾不上去想别的，她几步跑到那个雪堆旁边，手脚并用地翻找了起来。

地壑里的阳光十分暗淡，现在外面也许只是下午，可是这里面却已经完全黑了下來。大约两个时辰之后，青夏手脚麻木地站在雪地里，她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。不过看身体并没有冻僵，就知道时间并不是很长。楚离和自己一同掉下来，那就不应该离自己太远，可是她几乎翻遍了方圆十几米的地方，仍是一无所获。

不可能被埋得太深，青夏按住太阳穴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这个时候若是太过于激动和慌乱，只能加快两人死亡的速度。

夜色渐渐笼罩大地，温度越来越低。青夏昨晚为了行动方便，只穿了一件单薄的夜行衣，此刻寒风呼啸，不断吹在她的身上，她知道若是再这样下去，很快自己就会被冻死了。

摸出身上的火折子，微弱的光芒驱散了一片黑暗，青夏哆哆嗦嗦地抱着肩膀，摸索着向前走去，将搜索的范围渐渐扩大。

没有，没有，到处都没有！

青夏整个脸颊都冻僵了，她站在雪地里，一双脚已经被冻得失去了知觉。深壑之中的冷风呼啸着，比外面还要寒冷，青夏都被冻透了，可是还

可是，终究还是有一层东西狠狠地隔在那里，还是会有一些念头，在两人稍稍有一点儿忘形的时候，就跳出来将所有的一切打回原形。

终究，还是不行啊。

突然，噼啪的一声脆响，柴火毕毕剥剥爆响，青夏从支架上拿下烤肉，又拔出一把匕首，递向楚离，说道：“吃吧。”

楚离微微一愣，想了想还是很煞风景地问道：“这是你杀人用的吧？”

青夏另一只手握着一把刀，上面插着块烤肉，刚刚送到嘴里就听楚离冒出这么一句话来，顿时倒了胃口，她不禁大怒，恨恨地说道：“你爱吃不吃！”

楚离一把抓过匕首，什么也不说了，切下一块，就大口吃了起来。

刚吃了没几口，一阵小小的呜咽声突然在身边响起，青夏低头一看，却是那只小白兽正满眼冒光地望着自己，只见它张大了嘴，口水流了一地，不停地冲着自己摇尾巴。青夏顿时大怒，一脚将它踢到一边去，怒声喝道：“你有没有人性啊？这是你爸妈啊！”

楚离一口肉差点儿噎在嗓子眼里，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咽下去，跟野兽谈人性，看来青夏也算是千古第一人了。

看那小兽委屈地晃悠着大脑袋的样子，楚离想了想，最终还是清了下嗓子，说道：“那个，你应该弄错了，它们应该不是一个品种的。你看，它们尾巴是长的，它是短的；它们耳朵是短的，它是长的；它们最小的也比它大了好多圈。再说，它们若都像它这么聪明，你也不能这么轻易就把它们通通杀死。”

这番话的确够绕口，“它们、它们”个没完没了，不过仔细一看，的确如此。青夏想了想冲着那小兽一招手，说道：“虽说你们不是一家的，但是人家好歹也养了你一场，肉你就别吃了，啃啃骨头得了。”说罢，啪的一声扔了一块骨头在地上。

小白兽呜咽地叫了两声，围着骨头转了两圈，似乎不知道该从何处下

口。最后还抬起头来幽怨地看了青夏一眼，眼睛里满满的都是委屈。楚离一边吃一边漫不经心地说道：“没准儿不是养的，而是被抓来的。”

“呜！”小白兽突然尖叫一声，从地上跳起来，小短腿跑得飞快，一头就扎在楚离的怀里，粉嫩的小舌头不停地舔着楚离的手心，一条尾巴恨不得就摇断了，大有一副遇见知音的感觉。

这还是小东西第一次跟自己示好，楚离一愣，随即咧开嘴角，爽朗地大笑了起来。

原来，他也是可以这样笑的。

青夏看着楚离的笑脸，微微一愣。

这个世上，有谁愿意一辈子在黑暗里行走，就算是掌管黑夜的神祇，想必也是向往光明的吧。

吃饱了肚子，楚离感觉有点儿渴，四下看了一眼，站起身来走到洞外，不一会儿就跑了回来，手上提着两块晶亮的冰凌，问青夏：“渴了吗？吃不吃？”

青夏眉头一皱，说道：“这太凉了，你受了伤，还是别这样吃。”

楚离四下望了一眼，随即皱着眉头说道：“可惜没有容器。”

青夏叹了口气，跟这个衔着金汤匙出生的南楚大皇讲野外生存还真是对牛弹琴，她一把卸下腰间的飞刀囊，抽出了七八柄柳叶飞刀，手腕灵活地编织了起来。那些刀都极薄，青夏将其一个个都掰弯，然后一个搭一个地编在一起，转眼间就编成了一个银光闪闪的小碗，将楚离手中的冰凌放在里面，然后在火上烤着，不一会工夫，就冒出了腾腾的热气。

青夏小心地端起碗，递到楚离面前，沉声道：“小心点儿，刀快着呢，别割到嘴。”

楚离暗自佩服了她一把，嘴上自然是不会说出来的，暗叹一声这些刀不知道又沾染过多少个倒霉蛋的臭血，一仰脖就将热水灌下肚去。

“好了，休息吧，养足精神，我们明天还要走很长的路逃出去。”

大难不死，
必有后福。
楚离，咱们
逃出来了。

BAOJUN WOLAIZI
JUNQING NO.9

第四章 携手

连日来的疲倦终于得到了短暂的休息，清晨明媚的阳光，从洞口缓缓照射进来，洒下了一地的明亮。

洞穴深处的暗影里，一名身材娇小的女子正侧躺在地上，闭着眼睛沉沉睡着。她穿着紧身的黑色劲装，衣料包裹着她玲珑的身体，凹凸起伏，柔和美丽，乌黑的长发柔顺地散落在她的肩上，遮住了半边脸，朦胧中，只能看到她如象牙般光洁的脸孔和红红的嘴唇，她的胸脯轻轻起伏着，睡得很熟。

在她的身旁，是一头通体纯白、又圆又胖、仰面朝天的类似于小狗的小白兽，那家伙睡相甚是豪迈，甚至还在轻轻地打着呼噜，雪白的肚皮一鼓一鼓，看起来颇为滑稽。

楚离站在洞穴口，手里捧着几块刚刚切下来的生肉，刚一进来，眼前所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画面。

一丝暖流突然从心底升起，顿时驱散了在外面沾染的寒气，他的面色

吧，嗯……叫黑子怎么样？”

噗的一声，正在喝水的楚离猛然将一口水全都吐了出来，毫不掩饰地大声咳嗽了起来，哪里还有一点儿大皇的风度。青夏脸色顿时通红，怒气冲冲地朝楚离看去。只见一身寒铁铠甲的男子狼狈地擦了擦嘴上的水迹，不可置信地指着一团雪白的小兽说道：“你觉得它叫黑子合适吗？”

青夏扭头一看，发现是有那么一点儿不合适，可是仍嘴硬地说道：“那又怎么样？我以前养了一条黄色的警犬，就叫黑子！”

“你什么时候养过狗？”楚离不屑地轻哼一声，似乎在嘲笑青夏吹牛。可是话音刚落，他就反应过来，她早就已经承认自己不是庄青夏了。

青夏自然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只是这个话题太敏感，也不愿去挑起，继续对着小白兽说道：“要不叫你白子？那也太难听了。”

“呜呜呜……”小白兽忙不迭地点头，似乎生怕被青夏取名叫白子。

“嗯……”青夏皱眉想了一会儿，这个问题真的有点儿难，比炸毁一个敌方根据地还有难度，她反复地在特警部队的警犬中寻找响亮的名字，终于眼睛一亮，一拍巴掌叫道，“有啦！”

小白兽的耳朵立刻竖了起来，两只眼睛亮晶晶地望着青夏，兴奋地竖起了两只前爪，越发像一条狗了。楚离也转过头来，颇感兴趣地想看看青夏能取出什么高明的名字来。

“呵呵，”青夏开心一笑，拍了拍小兽的脑袋，大声说道，“就叫你大黄！”

一盆冷水兜头浇下，被命名为大黄的小白兽两眼发直，啪的一声就趴在了地上。

楚离顿时满脸黑线，大黄，大皇，也不知道她是不是故意的！

肉烤得差不多了，青夏和楚离吃了两块，楚离收拾了一下东西，就准备要走。青夏却一把拉住了他的手臂，轻声说道：“等一下。”

楚离停住，转过头来，只见青夏从黑糊糊的山洞里捧出来一堆白色的

皮毛，娇小的女子半跪在地上，手一抖，就是一件成形的皮毛制成的衣服。楚离仔细一看，知道这是昨晚他亲手剥下来的兽皮，皱了皱眉沉声道：“你什么时候弄的？”

“昨晚，”青夏低着头，很认真地将那些衣服完全展开，然后抬起头来，笑着说道，“你睡着的时候弄的。我第一次做，不知道好不好，你穿穿试试。外面太冷了，我们这样出去怕是挺不住。”

楚离弯下腰捡起一件皮衣，只觉样式颇为奇怪，皱着眉头反复拉扯了两下说道：“这玩意儿怎么穿？”

“我来。”青夏站起身来，她身材不高，只到楚离的胸口，要微微踮起脚尖，才能够到楚离的脖子。她灵巧地为他解下脖颈处的铠甲，然后又绕到身后，利落地解下那一层沉甸甸还不保暖的寒铁，嘭的一声就扔在地上。拿起皮毛衣，这些都是青夏按照现代的衣衫样式做出来的，用草绳将几块皮子穿起来，又上了袖子，样子看起来不好看，做工也很粗糙，但是却很保暖。

一大块皮子中间掏出一个洞，扣在头上，腰间一系，就是一件马甲，套上袖子，上身就算完毕。青夏又蹲下身子，将几块皮毛绑在楚离的腿上，权当是裤子。她垂着头，黑色的长发从脸颊边垂下去，修长的小手绕过楚离的腿，一圈一圈为他绑好带子。

空气里那么安静，就连大黄都识趣地闭嘴，哼哼也不哼哼一声。突然青夏抬起头来，清瘦的小脸有着淡淡的清爽的柔和，她仰着脖子看着楚离，问道：“靴子也会凉吧，你靴子够大吗？能不能垫进去一块皮子？”

楚离一下子就愣住了，向来口齿灵活的他顿时间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青夏见他没回答，就自顾自地低下头去，伸出手指在楚离的靴子尖按了按，皇帝的靴子哪能不合脚，青夏暗暗嘟囔道：“应该垫不进去。”想了想，她一把抓住楚离的腿，说道：“抬腿。”

楚离听话地抬起了腿，青夏拿起一大块皮毛，毛冲里，将楚离的脚连

里这么冷，你想要冻死我们啊？”

大黄绿莹莹的大眼睛水雾蒙蒙，委屈地伸出两只前爪抱着脑袋，好像生怕青夏会打它，那可怜巴巴的模样就好像在说：你们两个吵架，关我什么事啊？

青夏怒气冲冲将它扔在地上，左右看了一眼，只见到了此处地壑已经稍窄，十多米的宽度，两侧全是坚冰，森森的寒气在上面萦绕不散。青夏生平经历过险恶无数，是以当下也不慌乱，抬起头来向着远处望去，只见漫天狂风呼啸，远方白雾层层，像是有巨大的风雪在凝聚一般。

她转过头来对着脸色阴沉的楚离说道：“不想死的就来帮忙。”

刚走一步，发现大黄又撒娇地咬住她的裤腿，伸出粉嫩的舌头上下舔着嘴唇，一副饿了要东西吃的样子。青夏恶从胆边生，一脚将大黄踢了个四脚朝天，拔出匕首就在遍地的坚冰上忙碌了起来。

按照青夏的估计，这里的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五六十度左右，而且现在还是白天，一旦到了晚上，气温只会更加寒冷。就算两人穿得很多，也不可能妄想这样寒冷的夜晚保住性命。青夏的这两把匕首是在炎字营时秦之炎送给她的，做工精细，简直堪称杰作，即便是现代瑞士出产的几种最新模拟数字军刀也无法比拟。削铁如泥，吹毛断发，此刻用它们来切开这些冰块自然是小菜一碟。

在楚离怀疑的目光下，青夏切出了一大堆的呈长方形的冰砖。这里虽然积雪皑皑，但是两侧却有着大堆的枯草枯木，想来也是因为此处地壑狭窄，被大风从远处吹来堆积而起的。青夏就地取材，生起了一堆火，开始融化雪水。眼看天气越来越黑，不得不着急地动起手来。选择了一处相对避风的地方，淋上一些水，垒上冰块，再淋上一些水，再垒上一些冰块，前面不断地垒着，后面不断冻结住，很快一个冻结整体的冰屋就初现雏形。

楚离到这时才算看出了点儿门道，之前和青夏斗嘴不上前帮忙，现在面上有些讪讪的不好过。见青夏费力地搬着一块巨大的冰块，他连忙上前

眼冒金星分不出东南西北。青夏一把扯住他的裤腿向着冰屋就跑了过去。好在这地面甚是光滑，不一会儿就将楚离拖到了冰屋前面，像推木头一般将楚离的头对着裂口就塞了进去。

“大黄！往里拉！”青夏大叫了一声，里面的马屁精可算找到了表忠心的机会，一口咬在楚离的后襟领子上，配合着青夏一推一拉，很快就将楚离给拽了进去。

可怜的南楚大皇现在竟然沦落到钻狗洞的地步，楚离的怒火铺天盖地席卷而来，好不容易从地上爬起来，就见青夏刚用一块冰块将洞口堵上转过身子。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，大黄呜咽一声，退到角落里，很明智地远离战场，等待着两人的火并。

眼看两人就要动起手来，就在这时，忽听外面一阵雷霆怒吼，刹那间好像整个天地都在震怒一般，冰屋瑟瑟发抖，无数的冰碴落在两人的脸上，呼啸的狂风像是发了疯的野牛群，好似千军万马一起奔腾，疯狂叫嚣，天地倒悬，呜呜声如鬼哭狼嚎，隔着这样厚厚的坚冰，也能清清楚楚地传到两人的耳朵里。只听屋顶噼啪作响，显然是飓风掀起了无数的坚冰砸在冰屋之上，若不是青夏这屋子建得坚固，又已和大地冻在一起，可能早就一同刮飞。

两人的脸色霎时间变得苍白，在这样的自然伟力下，人力显得如此渺小，若是两人再晚一步进来，可能就被这股可怕的飓风刮走了。想到这里，不由得对望一眼，果然都在对方的眼里看到了一丝后怕的神色，各自不再说话，坐在铺着厚厚垫子的冰屋里，静静等待着这场风暴过去。

外面狂风呼啸，小小的空间里却暖意盈盈，现在这里的温度已经上升到零下三四度，虽然比不得正常的气温，但是比起外面来已经好了太多。楚离在心里不由得有些后悔，偷偷向青夏望去，只见她的手指处多处破损，裂了小小的口子。昨天为了寻找自己，她挨个儿雪堆去翻找，手早就已经冻坏了，刚才又为了建造这屋子，显然又恶化了。想开口问一问她疼不疼，